

溫州府志

東甌先正文錄卷十一

釋問

明何

周生以青善博士業將舍所業以業詩何子

作釋問篇

以贈之周生以清游於何子之門何子支離其身擁腫

其質居無常處行無常跡土木形骸悠悠忽忽益三月

不庭矣一日周生侍而請曰先生何以教之何子嗒焉

隱几作而告曰若予也何足以知之若余者所謂天之

畸人也不理於人也亦已久矣子將奚法焉且無舉世

彼有昭昭挈挈眩智矜捷如建鳴鼓若揭日月匪冰而

飲

何

明何

寒匪火而熱總轡康莊趨時若蹶莫不據要津離澳濶  
 步玉堂上金闈鶴益成陰車徒塞咽鳴騶而入除道而  
 出余獨憤憤昧昧色辱形穢魚處於陸雉遊於翳莊龜  
 不靈宋鴟却退不寒而慄不陰而晦違時陸沉物情屏  
 棄手足皴黧顏色憔悴商頌之音若出金石而滿天地  
 彼有霜紈霧縠紛綸繁縟藻錦水綃焜煌刺日狐白却  
 寒阿錫清煥燁積峯皴緣飾波蹙以邀以盤是御是服  
 招搖於市蔭蒹臺僕余獨蕙帶荷衣岑牟短後黑不待  
 黔蒙茸塵垢正冠絕纓捉衿露肘敗絮是擁自參及

人皆喜喜彼何者叟亦孔之艱胡顏弗厚彼有援琴拂  
 絃考鐘命簫泠泠參差淵淵鼗鼓絲肉紛紜清商小部  
 銀箏秦聲琵琶胡語按六么促雁柱和陽阿歌激楚莫  
 不骨騰肉飛赴節起舞余獨棲空谷介跡孤峯仰聞天  
 籟頽聆壑淙灌木悲吟含商扣宮金石烟瀨笙竽松風  
 情爲之移耳爲之聰自謂音樂之至諧而不知人間擊  
 伎之工也彼有熊蹯豹胎鰕膾鷄距鈞引鱸肪彈求鴉  
 炙旨以山膚和以芍藥金液玉醪飛觴騰爵余獨不厭  
 糠覈藜藿半菽厥狀鳴夷枵然其腹羹乏芋魁飯無脫

粟此昔人之所羞匪吾生之荼毒也若余者落落無所容何異乎惠子五石之瓠櫟社之樗立之塗而匠石弗顧信吾身爲懸疣而衆人之所同去也子將奚法雖然余亦有規焉夫仁義裂而縱衡出道德漓而刑名設至若短長掉闔章句佔俾業無常師續紛百出分源殊途柄繫雜還仁義道德於是蕩然益蔑矣士丁斯時卽負烏獲之勇摻慶忌之捷具左徒之才持犀首之說欲求中窾破的投跡合轍猶之乎呈冠裳於鯀水之鄉資章甫而適諸越也余將豔予以新聲餌予以利祿抽風塵

之肺肝飭聖賢之面目指終南爲捷徑策要津之高足寧詭遇而獲禽毋正身而失鵠獵榮取資信如丈人之承蜩則庶乎可免余曩蒙之詬辱子舍之而弗由夫乃學步邯鄲失其故步矍跚匍匐周生爽然有悟載拜而起先生之言一何纏纏小子不敏敬聞命矣小子竊有疑焉願因先生其終教之吾聞足內者忽其外得其精者忘其粗自銜自媒智者勿居被服紈素不衷是虞淫哇之樂飲食之欲室聽腐腸饜人所須是以首陽之薇甘於方丈之珍陋巷之瓢重於千駟之車若此四者實

術之蠢匪德之腴小子不敏得志弗爲余曰善哉子之言也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若子之言應物而游不囿於物逍遙之游期於異日我其遲子南游乎罔曷之野北息乎沈默之濱西窮乎冥冥之里東貫乎鴻濛之津周生避席相眎而聽小子不敏敬步後塵

玉甌峯志序

何白

震旦山川自五岳外閎奇博大不可名狀卽令拍章亥之肩乘躡橫鶩未易殫窮而况眇爾囿于樊陔之內一生能著幾緗屐而欲極其倣儻汗漫之觀乎故墨卿學士不得不托之圖經以資宏覽是則志之不可已也如此昔郭景純謝靈運標韻高超曠對山水景純注山海經銓引秘跡靈運所在登陟雅有高篇之二公者皆涉吾土郭以扞城至謝以出守至而雁宕玉甌尙在閩習惜山靈不以舉售韻人爲恨也迨唐宋間雁宕以詎那

東陽先生文集 卷十一  
顯玉甌以少和顯于是裹糧者接踵而名勝聞于東維  
矣雁宕志成于國初而玉甌尙闕如玉甌之麓陳君允  
默旁蒐羣邑山經并哀先世所傳與邇來發覽諸什輯  
而成志乞余校刻其意良足尙已嗟乎舉世稠濁營于  
利欲中卽翠微一掬寒泉半泐足以涼熱中而滌塵胃  
矧飛流峭壁古洞奇峯高聳風雲之表遠眺蓬壺之天  
乍挹之可以次練神明默存之則九州五岳皆我籬廡  
間物寧必乘躡橫鶩而後侈天游哉志旣竣傳之通都  
僻閩者不假褰裳濡足藉以卧游而資宏覽則陳君不

獨有功于茲山已也

梅雨巖記

何白

梅雨巖僻在雁山西外谷無論游客杖履罕至卽詢之  
山中人亦鮮有知者余鄉梁進父文學嘗一再至咤以  
爲奇余偕在明游適進父請爲東道主亟津津梅雨巖  
愆恣甚力遂決策取從長嶺原入山長嶺沙土犂拗原  
隰樹烏柏動以萬計時初冬柏葉着霜如丹砂笋輿穿  
紅樹間二十里衣袂皆紫若馭冷風從天台赤霞中逕  
度也已入靈雲寺故址縱覽鬪鷹巖九龍山諸槩便覺  
奕奕清舉繼至梅雨巖則兩石插雲對峙飛瀑自崖顛

垂下半壁一石特噴起瀑勢春激深射亂注霏霏若烟  
雨風排之陣陣過絕壁若曳霧縠水綃于空中也對瀑  
爲含珠峯大小天柱皆偉觀在明起浮太白謝進父曰  
嘻觀止此矣進父謂在明日茲景較之靈巖靈峯諸勝  
直齊魯之與邾莒耳在明又不覺爽然自失也

能仁寺記

何白

自樂城東行八十里抵西十九盤嶺由筋竹澗過行春  
橋拾級數十武拓而爲寺曰能仁爲十八叢林首刹也  
寺左一峯聳拔天半白雲英英冠其頂故名常雲寺後  
芙蓉峯若負晨而戴辰火焰諸峯環而銜秀於堂廡之  
下火焰剡剡千尋而色微紺峰下置巨龕焉或云取厭  
勝術以曳鬱攸氏餘烈若蜀之刻石犀以鎮水怪觀名  
屬玉以禳火災耳下有燕尾泉雁雁渡隄經行峽下培潭  
諸跡類皆清蔚雁山諸槩威雄拔瑰麗故以峯泉洞壑



勝茲寺四山映帶若剖千葉青蓮中而建寶王刹故自  
沉沉幽邃游者自大荆來首歷石梁次及靈峯諸勝耳  
目眙愕厭馭之餘眦此似若落落無奇者惟自茲始後  
及諸景斯得虎頭啖蔗法

東洞記

何白

有宋太平興國間禪僧全了經行至東洞聞巖中童子  
誦經聲圍繞作禮竟於焉結刹名芙蓉菴後因高厓有  
飛來石羅漢復名羅漢寺相傳羅漢自清漳航海來將  
禮諾詎那遺蛻適遇樵者卽躍上高崖立化爲石其語  
頗怪誕不經傳疑可也地有石船按山塔諸蹟寺久榛  
蕪惟聞風泉松籟聲若昔之朝鐘夕梵相和峇而已

飲

龍

大龍湫記

何白

朱滂南先生龍湫志略云湫水合四山谿澗為巨淵淵  
 側石檻有龍窟深黝不可測檻中作微凹削壁數百仞  
 水從凹中瀉下望之若懸布隨風作態遠近斜正變幻  
 不一或如散沫如驟雨如飛雪如輕烟或飄轉斷續或  
 左右飛散或直下如建飯或屈曲如蜿蜒或細瀉中琴  
 筑或大注撼雷霆種種奇態不可名狀余讀之灑然神  
 遲前後凡三至顧瀑水雖多奇第不甚贊朱先生言意  
 先生文人好奇多溢語耳萬曆丙戌冬余偕東吳朱在

東坡先生文集 卷十一  
明撰杖往晚至能仁寺大雨陡作夜分乃已五鼓枕上  
聞空谷風水聲若百萬戈甲相摩戛余攬衣趣諸君行  
凡三里至錦谿谿石如砥紋理璀璨碧流寒駛陽景媚  
之光益瑩徹清沙的樂綠蒲丰茸斑鱗文雉上下若乘  
空信如白地明光五色纂組耳山闐寂如太古微聞石  
上拄杖聲稍進山翠益逼皆天無游氛不雲而雨已乃  
知湫水濺沫也再行三里許一峯當中流上下數百仞  
垂杪而歧口剪刀兩崖亦陡絕雄拔小立寒嵐淒清益  
衣而進谷轉耳根淵淵若閭輾萬轂過馳道中足底振

振爲動客皆大叫稱絕奇仰見瀑流與風相鼓翕俄頃  
萬態忽中爲風所遏半壁嫋娜久不下忽風從下揭輒  
夭矯若玉虬騰擲空外忽勁如萬鏃射人急走避詎  
那菴瓦溝若跳千斛珠檐端懸溜如秋雨亭午風稍和  
日脚穿雲罅斜映高壁彩虹數道絢爛炫眩余偕諸君  
扶掖憇瀑後厓中剝若半瓠瀑布前挂水色與日色相  
盪摩如坐石齊奴紫絲步障中眎人面咸有異色作青  
紅熒熒不定狀朱君屢引觥船遞醕客咤爲生平奇觀  
余於是知蕩南先生言非溢猶恨其不盡究也夫瀑一

而已風與水交相濟則山靈不自愛其奇或水壯而風殺風壯而水縮咸不能窮湫之變惟所見適遇適不遇耳予嘗聞登岱宗不見日觀非遊也然日觀非極晴明不得見陰雨曠霽春夏六之秋冬三之已霽而登登而或翳已雨而阻阻而或舒於是登岱者十不一覲焉信遭之不易也余於雁山非不數數也於茲始睹湫之靈微籠山靈良腆哉

靈巖記

何白

予嘗謂造化之於物曷意哉若水之觸石也不得不澎湃涵風之扣牝也不得不調調刁刁松韻之於簷也雲蒸之爲霞也造化於物曷容心於其間乃於靈巖裝綴之奇位置之巧又疑造化似若有意也者靈巖外戶固無奇兩厓壁立若闢巖關稍入萬峯林立中拓而廣足量萬牛而諸奇畢萃焉背懸巖屏展橫亘二里許半壁爛爛若五雲曰平霞障障之趾清曠若步廊者曰安禪谷左右天柱展旗二峯爭雄競爽窮目之力不盡其

抄已而崇巖怪石林林總總售奇効靈於兩廡間令人  
目謀心會應接不暇左峯之巔有石若累丸者曰紺珠  
方堵若設屈戍者曰石屏展旗之腋有洞甚深窳捫葛  
而上人憑石檻若騎衡上有圓竇望見隔山天影如懸  
鑑下有深淵黝無所見以石投之聲輒鏗鏜厓端跌伏  
而昂首者蟾蜍是則東序之事始既右峯若相顧而對  
舞者曰雙鸞挺而亭亭古松盤攫其頂者曰獨秀銳而  
膚立者曰卓筆烟鬟雨沐若凝睇者曰玉女是則西序  
之事始既迤邐深入則小龍湫龍鼻水九曲橋劍峯泉

諸奇不可以僕指計直眊則僧拜石鉢孟峯又若森列  
於几席之下環而睨之旌旗壁壘大將菴廬無以喻其  
嚴肅也寶幢華鬘法王化城無以喻其妙勝也珠林瑤  
樹羣玉之府無以喻其瓌麗也山靈信狡獪哉予曩偕  
鄭邦章中丞夜宿山樓四望寒月如積雪諸峯偶立露  
氣嚴冷不覺神怡形釋中丞謂余是地宜倣勾曲陶通  
明構三層閣異日與子兀傲其上日夕吸飲靈爽之氣  
凡骨不難立蛻耳忽忽十餘年今中丞方出山而予亦  
見二毛山靈未嘗謝客而客斤斤奉七尺若春蠶吐絲

自縛豈不大可妍笑哉披圖爲之慨然

靈峯洞記

何白

出淨名可五里許遙矚天際靈芝峯婀娜若可捨隔溪  
翔鸞五老仙掌諸峯又若揖讓肅客者稍迫靈峯兩巖  
造天中闢爲洞及抵洞口仰望洞中飛磴逶迤數百折  
若懸疋練稍深入石扇蔽虧畫色熹微若清旭始且磴  
窮乃達平臺臺方廣可蔭數百人爽塏穹窿恍挾飛仙  
徜徉天半中設大士像傍列十八應真洞口飛泉時墮  
冷風中若飛絮冉冉左方有性井寒沁而甘吸之毛髮  
皆爽頰欄下瞰洞口攜具小奚奴蠕蠕如蟻余大呼聲

隆隆鬱而弗吐若數部鼓吹奴初至輒驚悸瞪目左右  
視欲反走已知人聲亦呼而相和已而相樂也予憶廿  
載前初至靈峯計入洞已迤下春時洞中一老居士方  
舉火喜客至卽爲供茗設豆粥復爲謀卧具甚周先  
有成都行脚二比丘已宿齋結趺坐佛火熒熒風泉  
激激余與楊生相對蒼然隱隱毘耶文室會上也頃之  
皎月清瑩可數毛髮予復出洞口倚石長嘯山中鸛鶴  
咸驚起軋軋掠長松而去顧楊生不能從也嗣後凡數  
至而老居士已化去無爲煬竈者坐是不復止宿每塵

愿中想像茲遊以當濯魄冰壺耳

溫州

石梁

何白

石梁洞記

何白

遊客從西來者過謝公嶺登石梁洞而勝事始窮然操蛇之神技亦殫矣梁橫亘洞口若偃虹左復下垂插入地呀然中敞若兩扉跋級而上入洞中洞軒敞可容坐具百餘洞後有水汨汨注爲小窪味甘冽不減品外泉引領南望則老僧巖兀立天際宛若比丘衣糞掃衣現由舍那身聽雪山老胡說法也見者無不覲然大粲雁山諸景頗借附近峯巒助奇而茲洞獨介然特立無所因藉若孤高士自標一幟亦可尙已然遊者方倦登頓



樂趨夷衍至此則平原膾膾孔道委蛇又若重趺出九折阪而卽康莊也

石門潭記

何白

石門潭在雁宕之陰十八灘之委瀦而爲巨浸焉沈竿續蔓莫底其止廣可數十晦兩山夾溪蹲踞勢若虎鬪下望屹若天門中有巨鯉長丈餘每遇風日和煦輒從容揚鬣水面小魚景附者以千計土人常夜見赤光上燭潭水盡紫蓋神物窟宅也地主干識夫云曾于月夜刺兩艇以巨緯聯束之與客攜酒具轟飲令小童吹紫簫一再弄簫聲挾秋氣益雄殊有穿雲裂石聲夜半古湖間殷殷若雷鳴客懼而散嗣後無繼其游者



李後峯先生傳

行 白

吾鄉雁蕩之陰蓋有南北二澗云南澗世爲章氏居章氏以簪紱起家蔚爲名族而北澗李氏世乏顯者而又未嘗有文章有之自後峯先生始先生名經勳字河典甫甌穎慧絕倫始就塾輒能屬對如宿構會村中雨小驟溢先生與羣兒戲捕魚水中隣父老呼之曰兒能屬對乎乃曰淺水遊魚露脊先生隨口卽答曰高林鳴鳳揚聲衆爲之辭舌驚異稍長雅不好博士家言每閱不終卷輒欠伸起一擯於試遂棄去去而發古文辭先秦兩

漢騷賦諸體降及唐李杜諸家集無不綜博精研務得其旨退而擬議爲詩歌匠心獨苦倦則展古法書對臨響榻無間寒暑時南閣章公元梅世所稱千峯先生者爲湖口令初解印歸山中公風節詞翰標映一時有重望詩宗少陵得其神骨性高簡慎許可一日偶於他許見先生詩極口賞激不置乃命季子宗孔招先生入社一見定忘年交日夕相過從靡間先生亦莊事公公品極高薄糜不繼晏如也一日先生過公公方倚簪挾冊日向午公親搥二升麥命先生引磨相對壘壘談白若

麥成屑旋命內治不耗其飽啖佐以赤菟紫茹談極洽日晡乃引去公間從容語先生曰吾鄉名能文章當吾前者唯元李著作考光五峯公後公而起者其在子乎因呼之曰後峯子公晚年出則策一蹇必邀先生撰杖以從雖窮厓絕壁無不眺覽晚則止佛廬出臺中臺楮分韻賦詩爭奇角險相向嗚嗚吟每至夜分燭跋則命寺僧以松明繼之或十餘日忘返也南閣望北閣隔一溪溪上架木橋以度一日公策蹇尋先生坐驢背覓句屬思方苦至橋忘下驢驢蹙蹙至橋半公方覺水濺灑

走橋下艱疏日眩計無可奈何唯閉目聽之而已驢亦  
馴習竟得渡公望先生廬尙隔數十步乃大呼笑喧動  
墟落先生旋貰酒共引滿鄰叟聞之更進鷄犬魚脯以  
佐公歡遂託宿草堂作圖題詩紀其事至今山中傳爲  
盛事云先生性迂緩雅不生產授徒里中十餘年歲入  
修脯以供伏臘先生每慨然慕子長遊以家無餘財不  
能治爲恨會金文峯公昭少從先生遊時起家爲刑部  
郎挈先生北行先生所經得縱觀吳楚齊魯幽燕諸故  
跡託交海內名士大夫居久之非其好也買舟辭公歸

公餽以白金三十先生預割道塗費以其餘盡付書肆  
質所未見書以歸舟 發言流覽卷必忘食對所  
親口吾此 侈於陸云 心好裝定行至門位刺  
謁文徵仲太史時太史年九十餘矍然力健多見生  
立門下久之不覺即占一 詩 詩詞意迎  
先生引爲上客書 先生紀行諸作爲之品評稱其佳  
見先生晚也頗行作任 大書四幀以贈太史更自書  
重謂先生曰僕兩年來未嘗作此書茲生歸山中會都  
曲諸故 門子書 名書畫 成賞 日 夜 時 湖 口

公已沒先生子語及輒爲茫然眉蹙齋齋也居頃之而先生亦沒。年廩得及支耳先生居恆神觀恬靜雖茅茨之下焚香灑掃終日兀坐不繙書則作字木榻承鄰處幾穿內行純篤孝友天成與人期雖風雨必赴對後生肫瓦以名言往行爲訓迪先生既沒貧不克葬以文太史書及古研鑿富人始畢襄事先生所著集壽亦散落虛有存者嘗聞鄉先正趙方伯公廷松朱太守公諫招諸詩人集卧雲莊先生亦與焉共賦暮春載酒詩用

歸字韻先生先成中有園林變色櫻桃熟時序

二歸之句感爲閣筆白王母先生同胞女兒也先生歿之歲而白始生故厯得傳聞其梗概如此丹邱生曰自五六歲時間就祖母宿每天明祖母從枕上口授白詩數章或對句一二聯已而謂白曰此詩汝舅祖後峯翁所作也汝聰明他日亦能繼翁作此否白雖童而駿而精神意氣亦稍稍知嚮往今卽不類實先生有以啟之也而世方以索靖之似伯英目予不亦過乎於處夫士君子修身處品之下生不厭藜藿至沒亦氓氓無聞爲善固足恃乎昔范蔚宗著東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冊其

意豈無所存歟以先生之操履潔白孤高寧有媿於古  
高士乃竟聲光弗耀豈不痛歟予故表而傳之以俟後  
之君子

與王伯度書

何白

僕今秋奇病入腠瀕於死者數四黃門公至弟始離牀  
第尙如出穀寒雛負風欲仆竟不得把臂道契濶不勝  
菀結大什蒿目不能竟讀矧光怪注射奪人目睛耶咄  
咄伯度賞音析義千載爲難子建有云後世誰復相知  
定吾文者伯度足下舉今作者粗得其概敢不陳之伯  
度以求折衷焉僕竊謂國朝再闢區夏神氣亶厚國初  
若高季迪楊孟載劉伯溫徐幼文諸子咸斐然自成一  
家言大都無不矩矱全唐獨運胸臆卽近體不無中晚

纖弱之調尙沿元季餘風稍欠錚錚耳然溯其源流若禪家宗派雖宗分南北自是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自茲以降代不乏人蠶至北地信陽攔然爭雄斯道爲之一振何李骨力雖較矯勁究其深詣未必遠勝高楊諸子也嘉隆之際作者七人嗣後宗派旣雜旁流潰出遂頽然不可坊矣蓋弇州主大直欲體具百家包括今古豈不汪洋萬里崩奔自恣哉或曰大貴富贍詞多填實求其風雅相宣情景互暢較之唐人有間矣似非過論濟南以高華嘹唳取勝非不金莖玉樹月鶴霜鐘第語過

清空意少變化如五音亮節必無淵闊悠長之韻五味爽口自乏雋永滋旨之味一時弄聲附響者靡然從風無不速肖若孟之效敖夫技之淺者倣之則易入境之深者擬之則難窮審其速肖如此則濟南不無遺憾哉於是詞家徒知厭薄標剝輩又漫不知宗旨所在乃各立壇坫務標一幟或持一說者以爲古選必斤斤步趨漢魏近體必字字臨摹初唐路非不正功非不力所就非不宛然唐音也第恨我之性情頗爲擬議所拘又且不敢熟讀李杜高岑韓柳元白諸家以窮其變究其歸

東坡先生文集 卷十一  
宿不過詞家一剪綵琢葉手耳雖瑯繪滿眼殊少氣韻  
生動之趣或持一說者以爲詩爲心聲直抒吾之所欲  
言情境無盡吾詩亦無盡當其目之所觸牛溲馬勃無  
非上藥外無乏境內無乏思此論未嘗不合作者之旨  
但取材太雜則有穢冗之譏矢口成篇復傷率易之病  
究其歸宿不過詞家一叢談小說部耳雖胸次如洗殊  
少洵汰謹嚴之法又持一說者立意以枯淡元遠爲宗  
清癯骨立益爲生硬而不爲圓熟益爲冲夷而不爲濃  
豔殘山賸水非不清絕政如趙令穰畫情境不越百里

脩奏切務疏

明 陳堯言

臣海濱豎儒備員使署馳驅四牡者七年于茲恭遇皇  
上具大聖人之資慕古帝王之畧除奸誅慝顯忠遂良  
宏開湯網四闢虞門一時鬱結頓舒四海歡聲丕振臣  
猥蒙皇上拔置耳目之司濫充留垣之寄自顧儻劣愧  
無報効惟夙夜惕厲品格要于自立不敢毫有依附議  
論歸于持平不敢毫有偏諉庶仰答皇上簡拔之恩于  
萬一也謹摘取切務開列備聖明之採擇焉一日定聖  
志昔宋儒程顥有言曰君道莫大乎稽古正學明善惡



之歸辨忠邪之分而其要在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伏睹皇上御極以來聲色不動化行若神凡一言一行無不上答天心下快人意由聖志先定于中而左右不得關其口臣下不得贊一詞也然是志也奮始易持終難發于兢惕之時易保于逸豫之後難臣願皇上固守此志永永無渝如官方之湑襍也志必期于澄清吏治之貪殘也志必期于振刷邊餉之破冑也志必期于核實民生之窮苦也志必期于軫恤皇上以此勵精于上而羣工敢不竭蹶于下會見司餉而餉足練

兵而兵精察吏而吏肅治民而民安如此而庶績不熙治平不奏臣不信也一日隆泰交昔商高宗爰立傅說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是君相之情不可一日壅隔也我皇上加意輔弼大臣焚香祝天金瓶探籌一段精誠緝密夢賚旁求金甌覆名不是過矣既謹擇而得其人當倚任而責其功臣願皇上仰法宣宗之名諭楊士奇蹇義等世宗之名對張孚敬李時等于御朝講學之暇凡人水邊防民情財用兵刑諸大政章奏所需商榷傳宣未盡詳妥者時名密勿諸臣下

東國先生文集 卷五  
賜清問俾得抒蓋披赤獻納于前久之魚水情洽聖哲  
宏開而諸臣之才品德量亦俱在皇上炯鑒中庶不負  
遴選慎重意也一日惜人才夫天生才原不擇地立賢  
本自無方而方隅交游何足定人之生平自權奸竊命  
概以門戶二字錮天下之士株連竄僇任其摧殘喪敗  
深可惜也今業奉旨會議其品行無疵表表輿論者自  
將需次賜環彈冠被斥者坐缺先補而次以及昭雪諸  
臣以防壅滯至若推敲不定啟事猶遺臣以爲除真正  
私狼籍罪狀多端者餘當復其冠帶還其誥命以符

登極詔書中所原擬暫停之一款庶聖恩浩蕩廣被巖  
穴亦鼓舞人材之一端也一日息紛囂夫朝廷設官分  
職各有司存使大小臣工盡修職業自能上佐平明之  
治皇上御極以來從諫如流求賢若渴拜昌止輦之風  
真堪繼美頃者因羣喙爭鳴么麼下賤亦且任意淆亂  
皇上以議論還之言官紹明祖宗建官遺意羣臣亦各  
靜修其職矣乃爾復有思乘機以售其奸則今日借題  
崔魏者卽前日借題楊左者之故智也願皇上垂明奮  
斷察其被抑受誣確有證據者自應爲之昭雪至若肆

日狂噬簸弄壽張絕無影響者嚴懲以儆其餘庶紛囂可杜而康平立臻矣一日重名器夫賞以酬功爵以勸賢故郎官敝袴明主俱慎惜之匪徒勵世磨鈍思以蠹民財而耗國用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自權奸既竊刀鋸以作威復竊爵賞以作福蟒玉下被于廝役冠裳濫及于販傭如錦衣之傳陞文思院太醫院之冒銜及各監局之匠役冗食冗費窟穴其中何啻千萬計今業奉旨清查亟宜照依原額徹底清汰則一年所省太倉粟米金錢當不下鉅萬至若事例濫開恩貢選貢白丁亦

得坐員于是有朝游市井暮籍明經者不但名器弁髦抑且名教决烈一臣以爲當杜此例不得復開有冒恩選等貢名色賄以正印等官者查其來歷盡爲禡削無令久玷官譜爲蠹賊也以上條款平平無奇皆因聖明德意所及而正推廣其說俾諸臣力洗因循之習共圖明作之効其于聖治維新之始未必無小補矣

請靖難諸臣諡典疏

陳堯言

洪惟我皇上負不世出之資龍飛潛邸鉅姦孽於方熾  
奠鐘簋於幾淪陰霾盡掃日月重華非常之事功真度  
越乎千古而久闕之典制宜大備於一時矧屬人心秉  
彛之好風教激勸所關安得狃因仍未舉之轍竟沮闡  
幽勵世之大權乎今者予諡之舉業奉俞旨咨訪名冊  
所列先後表表多官臣披誦之餘不勝感涕見惇典庸  
禮定須待大有爲之君也臣更竊見皇朝永樂初年靖  
難時死事諸臣如尙書陳迪鐵鉉都御史練子寧景清

東陽先生集卷之二  
侍郎卓敬黃觀待讀方孝儒寺丞鄒瑾給事中黃鉞紀  
善周是修知府姚善知縣顏伯偉等未可備舉或忤旨  
或犯蹕或捍難攫城或知事之不可支而從容自裁總  
之抱不事二君之赤心蒙禍最慘結二百餘年之碧血  
貞芳久埋詳載通紀諸書披對泔泔墮淚憑弔郊垆遺  
廟視息勃勃如生幸逢聖作物睹之朝正際表廬封墓  
之會惟不靳寵褒於一字庶可振忠義於千秋否則鬱  
鬱幽魂終作纍纍原草啼鴉唳鶴望恩更待何時說者  
謂事闕禪代間有忌諱從來存而未論殊不知文皇帝

請難之節迫而後起天與人歸已昭然於天下後世而  
一時廷臣心苟無他不妨各行其志若諸臣者獨懷高  
皇帝三十餘年培養之恩故忠臣一念百折不回甘死  
如飴富貴若晚期不負在天之靈耳逮夫革除以後文  
皇帝每與臣下言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至永樂九年  
都御史陳瑛以屢逮建文諸臣羅織苛刻坐奉職無狀  
下獄死永樂十一年勅諭齊黃等遠親未逮者悉皆宥  
之時有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有連爲人所持學士  
楊榮以聞文皇帝欣然曰使練子寧尙在朕固當用之

况習禮乎卽日下令禁止此其於死事諸臣方有惜忠  
憐才之意復何忌諱之有惟是褒崇之典實懸之以待  
列聖列聖徃焉未行若懸之以待我皇上此舉也正所  
以妥靈二祖而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一朝而完累朝未  
了之局將見天地訢合神人交感薄海內外無不瞻仰  
鼓舞頌大聖人之作爲超出尋常萬萬矣蓋豐鎬之地  
皆諸臣忠魂之所憑依臣代庖禮垣值茲謚典舉行之  
候謹冒昧陳請伏乞皇上特賜俞允并將科臣陳獻策  
臺臣梁子璠一疏參覽勅下該部覆議施行俾久閱忠

芳一旦獲濡雨露不磨正氣萬年長護綱常培國脈而  
昭風化豈曰小補哉

風沙卷日小  
廿一日 蕪湖雨霏不烈五稔萬年

請恤民慎官疏

明 王瑞栢

自古有國家者靡不以收拾人心爲要務故民爲邦本  
本固邦寧年來自流寇倡亂延毒至今骨邱血海卽此  
鋒鏑之遺黎無異巢幕之燕子皇上仁慈天植念切痼  
瘼恨不卽起溝中而奠之衽席然君門邃密堂廉之外  
疇能令呻吟入耳而瘡痍觸目乎則宣播皇上之德意  
而所在撫綏者無如守若合嚴課守令之殿最而所在  
激揚者無如撫按與監司迺風會漸下吏治日非上習  
焉而不察下飲痛其如何卽如一錢糧也正供足矣而

此外仍有火耗羨餘滴珠稱貼等名色一詞訟也重則  
戍配輕則杖笞足矣而此外仍有罰穀罰米罰修梵宮  
修公廨等名色斯不亦額外徵求科條之所不載者乎  
此不知昉自何年何官而濫觴迄今未改也而未已也  
餉兵最急有一兵卽有一兵之餉乃兵額日減而餉無  
存留給發動愆七八月兵鼓譟矣卽以兵譟恐竭士民  
富者貸千金數百金下亦數十金初猶以借爲名後則  
借而不返爲得計矣此民間千萬之借數又皆官府千  
萬之溢數也竟銷歸何處乎不可解也猶未已也有一

詞而府廳州縣同時而差提四出者矣有一事而上下  
煨煉一日而箠楚備嘗者矣甚之聞有白日苞苴好官  
自我暮金何畏矣罵由他合來千瘡萬孔痛苦總在民  
間民亦何辜而堪此乎紕繆相沿未易殫述夫今日土  
宇強半已染塵氛卽幸脫刀鋒寤寐總成驚悸司民牧  
者寬徭薄罰煦育千方猶恐無能起白骨而肉之若之  
何而以貪暴令也况時勢窮迫至今已極而道路光景  
亦大不同蓋以強敵之毒燄旣然兵將之助虐又復然  
震懼恟疑蹙蹙靡騁事欲舉而躊躇念屢更而罔定故



初聞敵兵之焚劫猶咸切齒而腐心今則聊相慰藉曰  
總不免耳初見敵兵之殺戮猶共含聲而飲血今則姑  
自沉吟曰計盡無復之耳嗟乎民心而豈甘有此也哉  
亦何至民心一旦不得不如此也臣謂皇上之耻敵怒  
敵不如公孤百執事之耻敵怒敵公孤百執事之耻敵  
怒敵又不如百姓之耻敵怒敵何也皇上一人耳百執  
事寥寥什伯耳必合通國之髮指耻裂者以爲怒而後  
敵憤之易鼎鑊不能禦合通國之痛心疾首者以爲耻  
而後愧憤之激湯火不能辭然愚民蚩蚩何知仁義邪

其利者爲有德故報國之念常不如其保家而禍福之  
心較倍明於禮義我不能使之知有生之樂又安能驅  
之有死鬪之心往者兩都秦晉之間金湯重襲而迎揖  
閉門者民心解也維謀如故盤詰戒嚴而間謀暗藏嚮  
導恐後者民倒戈而樂爲之用也可不爲之大寒心哉  
伏祈皇上敕下部院慎重銓選嚴飭吏治非實能父母  
斯民者勿濫令非實能表正寮屬者勿濫司催科雖急  
寧以有餘不盡者留之民間律例雖懸聊以借一警百  
者仁行法外其火耗羨餘罰贖差提等弊政嚴行禁革

撫按諸臣卽以此察有司之有無奉行月稽季報功罪  
隨之度循良奏而百姓安則衆志成城吾圍可固矣

上戴治院書

王瑞梅

八賊求撫自去年麻黃之間已持此議嗣後說屢變而  
計屢遷閃爍不可方物舊臘渡河而南賊已攻下穀城  
復藉口闖賊甘言以愚穀之士若民罪歸人而功歸已  
八賊真狡賊矣頃將許名臣捧憲檄招撫其逃賊乞撫  
之詞不日解散歸農而曰願帶馬兵七千步兵三千合  
萬衆以勦賊自贖噫古來有釋戈解甲而縛投降降者矣  
而此更欲厲兵秣馬意欲何爲豈真在勦賊哉無非欲  
樹此大營壘使進可以攻退不失守勿致困我戎索耳

是則口言降也而心未肯降且先樹一不可降之勢矣  
况萬人之安插何地而向以爲賊猶得拒之城郭之外而  
亦猶畏我兵之與爲仇若撫矣將誰拒之而又誰仇之  
恐稍有不如意肘腋之間紛紛者眷禍有不可知者矣  
以愚計之今惟有勦撫並行之策始且未卽交鋒而先  
盛陳鎧甲亦旣奮揚威武而始徐議生全相地受敵之  
處兵以護之相敵盤據之處兵以威之以滇兵之一千  
守光化以一千守樊城此防河以北者也而以滇兵之  
一千五百合

羅裕之五百爲二千守

因

門外此外滇旅三千七百餘人台臺遴選

門中軍旗鼓之官能而嫻於戰者賜以令箭督令躍馬  
揚戈直薄穀城之五六里外與賊營相望赤羽日白羽  
月炮石劔戟如雷如電似霜似雪而後下之今日爾賊  
誠有悔禍之心我姑待以不死爾急解渙黨與凡擄掠  
之難民不問男女老少壯給以照身盡歸并牧甲楯輸吾  
庫馬匹輸吾廐爾賊祇留士馬少許約以十百極多不  
過三百其置諸曠野而耕鑿惟命其執鞭弭屬窳隳以  
禦奸暴亦唯命三日爲期悉囚首軍門撫不撫兩言決

耳若猶是量多較少今日請地明日請官是不過誘我以避旦夕之誅愚我以恣焚掠之計又或重賂以餌我之叛兵愚民獻餼陳芻需飽而颺耳我則奮大兵一鼓而殲之以薄穀城之兵爲主軍搗巢拔幟而南漳有賈一選之兵光化有周士鳳之兵台臺標下之火器手弓箭手亦桓桓如林併四面分防之兵視賊所向皆可整裝歸併環遶合擊何憂賊之不爲釜魚阱獸哉蓋示之以必殺而彼乃怖死而貪生予以殺中之生而彼乃心近而不貳是言勦者非敗撫局正所以濟撫局也况將

爲勦賊之官以職勦者專言撫卽不令人疑亦令人玩此在滇將不自知人盡知之矣故願台臺急嚴軍令以勦爲撫勿以撫廢勦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令嚴則將肅將肅則兵強兵強則我制賊不爲賊所制是今日之第一義也

讀否泰卦有述

方之正

泰內君子外小人天曷不盡生君子且使小人畱處其間此正消長之妙也蘇東坡曰陽始於復至於泰泰後爲大壯爲夬泰之時不若壯與夬時小人愈衰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安夫泰者以小人而窮之極之勢必爭爭則禍愈烈吾惟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至於爲亂此泰之所爲安也夫四陰得正與上二陰翩然來應正小人而安於外者聖明之世在君子不必疾小人在小人可盡化爲君子然則爲君子者遂可

任小人以爲無虞與日否當三四陰陽之際已鯁鯁焉  
懼之矣象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張元中曰天地可交而  
不可際交則下濟上行開治之始際則此充彼戰開亂  
之始艱貞食福君子謂三得持泰道焉

重修從化縣志序

明 王志章

夫志猶史也古者史有專官官有直筆訂訛補缺考信  
闕疑不虛美不隱惡令千載以下睹往事如在目前而  
以勸以懲無不凜凜于當時之筆削噫何其盛也則以  
三長具品而行其三代初心故能立言一時取信萬世  
如孔子作春秋尙矣顧晉董狐齊太史而後必首推龍  
門司馬氏而班孟堅猶譏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則史固  
難言哉志猶史也又豈易易乎哉然郡邑故有志守土  
者或創或修靡不以之爲兢兢者豈其矜能文章用以

東園志序 卷上  
塗人耳目而且好爲臧否以任當時之德怨耶非也蓋  
志者記也亡慮地方之山川疆界土田物產兵糧賦役  
忠孝節義功業文章官箴吏治風俗人心卽一切靈跡  
勝概異人方技其有關於郡邑重大利害者無鉅無細  
無不畢載于志則志者固所以紀事明法彰往訓來其  
有裨于政教誠大也况志所往來久遠世變代更簡編  
斷爛人情參錯名實溷淆甚之管見妄爲雌黃錢神司  
其予奔賡行高張于有托姦修湮滅于無稱夫以相傳  
不刊之典而任其舛訛以賢愚共質之書而聽其蔽蔽

文獻之徵謂何君子傷焉故無意于地方則已倘謂當  
局尙多遺愛舊政必以告新空文卽爲實事傳信不以  
傳疑則集羣賢討故實秉虛公存方冊爲方來作指南  
之車後學開高山之仰皆于志焉攸繫而謂守土者能  
已乎余不佞自謂智識駢淺敢希載筆第惟世起家詩  
書自高曾而下幸叨中明天子甲乙之科而學行壹是  
軌于先程無論宦游所至地方因草悉爲諏詢卽居鄉  
而郡邑之志往往奉邦君之命編纂較讐矢心殫力從  
來手澤至今猶在也今余叨令從化顧得無意于地方

乎矧從化割自古番往令灌陽呂公會爲志之至今八十餘年歲月頗久已事豈無脫誤新續尙未續收則不佞怒焉有憂而思一効其愚者也于是與學博吳君良謨茂才李生光昇慎良黎生恂并力而共圖之編輯之次諸生出一續志稿相質自世廟壬子以至神廟庚戌記錄頗詳手是編者明經黎君民袞也緣當時以費繁寢事仍故至今幾及三十年始獲觀厥成豈作止亦有時焉者耶余喜文獻有徵商訂之以付剞劂無亦因其故不改其常補其亡并拾其遺卽間有異同論述亦不過原本良心而據其一得以俾後之興政教者衷焉敢曰能讀父書而謬附于知我罪我之罔恤者哉



謝龍潭文

王至章

維神呼吸風霆蟠際天淵證真覺諦配德幽元式靈茲  
土著應往編威靈於赫膏潤靡愆爰在是秋赫赫炎炎  
桔槔輟御莫必逢年禱祠偕止雲漢章天訪求靈爽勤  
我景瞻披榛請命酌水明虔詞未及竟膚寸靈烟甘霖  
立霈影答聲傳更邀餘瀋載瀝徽裡淋漓繼至遐邇同  
霑墟枯植槁民藉生全令實不職開罪窮簷匪借明貺  
曷滌我馨荷慈含覆啣念淵竭摛誠昭美返馭雲軒惟  
靈陟降斯實儼然今茲報賽莫贊名言永惟仁憫惠此

元元冀宏願力淪被無邊

好景觀世

部軒變喻莫必參平蘇麻皆止雲萬草天精求靈爽  
土蒼惠卦歸靈外赫膏斷窺滋矣五長炳赫赫炎炎  
錄帳平烈風雲缺烈天賦猶真覺精昭赫幽示左靈茲

備諸戰文

王至章

養正蒙求自序

明梅頤

古者八歲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  
之文所以涵養德性于幼稚之時而下學上達之理無  
不在也及其長也自致知格物以至于修齊治平由家  
國以及于天下是以古之君子少而學之有素長而施  
之于是無不可者又推而至于參天地贊化育之道舉  
不外乎是矣嗚呼今之人自蒙童至于成人養之弗端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德行是故愈趨而  
愈下日薄日媮豈三光五嶽之氣不全而人心昧昧若

是天理亦從而不能昭昭邪非邪抑耳塗目惑惟利之趨先王之道其不泯滅而無聞者幸矣天之未喪斯文也故濂洛關閩諸先生者出拯人心于壞亂之餘闡人文于將墜之日諄諄切切而所以梯航乎後學者惟恐不及此教之所以立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道粲然復明于世何其幸邪斯道也又不能家喻戶曉又有昧于所學而不知所以爲教者唯詞章淺技之是攻篆籀末學之是尙朝講暮習者不過如此而于所謂天理人心之說蔑不知爲何事三綱五常之道又視爲常談則

望其如古之人自小學以進乎修齊治平以底乎參贊位育者吾知其不能也明矣頤頤先人之餘緒少而知學長無以成每于聖賢道德之格言與夫日用彝倫之至理蓋嘗竊於有聞焉積之之久亦粗識夫天理人欲之分公私義利之辨而于濂洛以來諸夫子之遺言竊得以知所趨嚮而心究焉輒于暇日編次諸夫子及近代大儒箴銘贊訓之作繼之以七君子之贊終焉蓋欲使人誦其名耳熟而心慕焉繕寫成卷率以四言爲則兼有韻語度用便于童習意者欲其自童幼時口誦斯

文長而從先生長者求問其義則能知夫聖賢所以爲學之方而尊德性道問學之事亦未必不從是而有得焉亦足以養正于蒙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

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敢竊取其義而名之曰養正蒙求

云

春秋傳衡弁言三則

明楊毓奇

一衡說衡者讀四傳而衡之者也四傳尚矣曷衡雖然傳且四曷弗衡譬一物也孰輕者孰重者匪衡也輕重慎一春秋也此傳之彼傳之匪衡也彼此眩雖欲弗衡烏得弗衡諸故夫四傳者人同而衡者予獨予之爲是衡也不知吾言之是亦不知吾言之非第曰衡四傳云爾一名說杜預序曰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此說也是名之無所取義者也抑不聞春生秋肅者天之道春賞秋刑者王之法春

秋天子之事刑賞之權衡也是故舊史記之祇爲紀事之書孔子修之卽闢勸懲之大天道王法於是乎在矣一諱說傳例有三諱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夫諱非直也經以直教天下後世者奚諱雖然諱也諱者何尊親賢三者天下之大綱也三者得天下治三者失天下亂臣弑君者始於不知有尊子弑父者始於不知有親不肖之乘賢始於不知其爲賢春秋爲天下不知有三者而作卽烏得不爲三者而諱是故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之始也人由春秋之諱尊知有

君諱親知有父諱賢知有賢是春秋之成也

送義民李信夫還瑞安序

明 黃養正

皇上嗣登大寶九年於茲夙夜拳拳以養民爲急務薄賦斂省刑罰罷土木之舉停非時之供庶幾上臻三代之盛間以歲歉民飢屢勅有司預儲廣積於豐稔之年以備不虞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一方不被其澤所在大家富室多能上體聖心願出穀粟所司上其事輒降璽書旌異勞以羊酒復其徭役猗歟盛哉吾鄉義民李君孟奇與其子信夫聞風踴躍傾囊捐廩錢穀之數動以千萬計父子相繼爲之不厭叠膺天寵載錫綸音褒嘉

東國文正公集 卷二  
濟美予官於朝目見天下之爲是舉者多矣求如孟奇之厚捐而世繼者蓋亦鮮焉已未夏孟奇詣京謝恩癸亥夏信夫亦以是詣謝天眷特加賜宴光祿此又近世所未曾有之寵榮也信夫歸求言識別余因以聖天子惓惓愛民孟奇父子孜孜爲義與信夫遭遇之盛者叙以送之俾觀者庶幾感發而興起焉若夫孟奇父子爲義之志自不能已已者又非予言之所能悉也

格物辨

明史君實

聖經曰致知在格物朱子章句格至也物猶事也爲補傳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夫已知卽良知也朱子豈遺良知者耶世有主良知者謂孔子非多學而識乃一以貫之遂以窮至事物之理爲非不知多學而識者識其名象器數以夸見聞未云格也若格則卽物窮理正窮其一以貫之者矣孔子好古敏求教人以學問思辨爲擇善未言專持良知也良知之名始於孟子正以言性多岐故指人

不慮之良以明性之本善至於論學則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學者卽凡天下之物也詳說者因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反說約者求至乎其極也至乎其極則約矣約則一矣奈何以非多學而識而遂非朱子之卽物窮理乎又謂中庸首章不言格物遂以莫見莫顯爲良知而以慎獨爲格物夫中庸章各爲義非若聖經包一部之旨也其第一章言慎獨乃大學之誠意而意之所以自慊而無自欺正本乎格致之功故第六章舉舜以示人正言格物矣舜之好問好察卽物而窮

理也執兩端而用中求其至極也極卽中中卽一也執中之道堯命舜而舜命禹禹則惡旨酒人亦約略知酒不可嗜耳惟禹也從而窮之遂知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而惡惡之意誠矣學者格物之功皆當如是也齊宣王以羊易牛此不慮之良知也孟子教其以己見之牛格未見之羊并格未見之百姓且格夫推恩足以保四海所謂因已知之理益窮之以至其極也於是以不忍之心施仁政制民產興序而王業成非全體大用無不明乎朱子解物爲事蓋有是物卽有是事卽有是理



而云五倫爲切王陽明先生乃取一竹以格之三月無  
得以至於病遂以窮致事物之理爲非陽明自失夫子  
之旨耳奈何以咎朱子哉陽明每提四語爲教法云無  
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發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夫爲善去惡則誠意正心修身之事也  
其與經文修正誠必先致知之序刺謬矣且所云無善  
則又告子之說爲孟子所深辨者使心果無善則知又  
何出而有良耶

聖諭六言直解叙

明劉逸名

昔周官之擾邦國也旣以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懸  
於象魏矣而春秋二時又致民讀法猶夫虞謨命工以  
納言而時颺之於樂以觀其格否也意象魏所懸皆莊  
深爾雅縉紳學士能知之而蚩蚩不易解而淡日而歛  
又不長在閭閻耳目之前其所謂讀者颺者必闡爲近  
民之邇言抑揚唱歎使與謠俗不相迕而黃童白叟田  
畯野虞乃始犁然入耳而心通乎此聖賢所爲以民心  
爲心而曲爲之掖也今觀聖諭直解一書而知古今人

之不相遠也直解者大中丞劉公所著也公以節督并冀內拊勉民外持戎索凡所以爬梳而衽席者靡不用矣猶慮其弗盡若於訓與隱隱之不可知也乃取高皇帝聖諭六條條爲之註各數百千言其言婉洽明鬯輾轉關生動以天然之性與其不晦之心使其還顧膚體各有故吾度無不與于六物矣恐悍者未易馴也而又瑣科細條傳以律令俾知懷刑蹈咎者其途截然然不有謂羅可智脫而人禍可時逃乎則又取報應顯事惠吉者什三逆凶者什七見恢恢之網無或漏也而後聲

爲歌詩叶之律呂令郡邑長吏與其耆老民獻以月朔望致其民而讀之颯颯乎若風之被體也朗乎若秦鏡之燭胆也油乎其正情起而勃不可遏擊乎其匿情抑而雖展轉百途必無可以逞也意此諭俗語耳非文而公之雄文綺筆膾炙海內外此又不足語公文而試取而讀之婉篤委折心輸意寫百過而未什手者修士躍以舞悍夫感以泣冥頑不靈者徘徊循繞而不忍肯以去此宇宙之真文章真經濟也夫周禮之大至體國經野綜天地理無鉅不舉矣而其細者乃至禁原蠹戒夜

覺掌獸言攻猛鳥焚牡菊牛象齒不可勝舉其窮極物  
曲人情有必不可知其所由得者則豈惟聖人天授之  
哲度越人世亦其深仁篤愛深入于隱民之焦腑而同  
其憂患故天啟其明而授之言以前斯民耳今公天子  
大臣也出則持三尺以督察方岳以下入則陪坐論而  
率作行其去隱民何啻霄壤而精心遐想深入其底裡  
俾其智者愚者悍者馴者意之所向雖騰躍于變而公  
之言無不與俱至焉則亦豈惟公之明公之仁爲之也  
故宋儒謂周禮爲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某謂此

書爲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也今天下不勝樊矣兵不  
解七年環瀛之脂髓罄而恒苦乏興九牧之腴壤無不  
捩而走險矣公撫瘠上天之抗我菑畲之子三年不穫  
數十里無炊火以爲恒而鵠形菜色以死守信而不忍  
爲潰亂則公之深仁素結之而此書之振醒而範型之  
也某幕府之勸學從事也公謂其當與聞教化之語使  
贅數語于簡因得麗名焉不敢辭

林公孝制義序

劉逸名

有韻之文與無韻之文分途久矣公車之業興則尤畛  
分畦別與他文境絕不通學士家復以一先生之言守  
之謂凝神專嗜始克有樹屏除一切封固耳目而詩歌  
之業則尤謂水火裘葛之不相入也乃俊民哲匠靈心  
映發闢振旁通未始相仇而未始不相資者林公孝生  
平好稱詩其所嗜多騷選六代三唐之言其所與狎多  
撚髭苦吟之侶而尤癖於山水遊蓋初固甌人也而徙  
四明其地皆在浙以東浙之東山水瓌奇爲天下甲而

東國文正公集 卷一  
歐之南北二雁尤爲浙東諸名山長雄巒嶂洞壑神鑿  
鬼鏤至諸瀑虹矯于青冥千峯瑤矗于碧落則無敢兄  
而弟之者公孝曩杖屨徘徊酣遊久之與余值于中川  
孤巖間鼻栩栩然而腹果然也曰吾其以兩雁爲家室而  
以沃州天姥爲旅寓名勝煙霞往來襟袖取騷選初盛  
與相彖對吾事足矣語蓋不及公車業也別去三年胥  
會燕邱其談山水詩歌愈淵妙亦復不及公車業及公  
孝成進士乃得讀其篋中稿所稱廣陽鑄者則沉思遠  
愔標解趣表于時人之習徑無所不湔被而其披精

隨關生傳合于聖賢之心與作者之軌無所不曲肖修  
詞布局蒼雅精瑩似出班左氏而劑之而其中之欲合  
欲離似近似遠清暉娛人芳蘭竟體則風騷之神趣宛  
宛在也夫余與公孝恒劇談未嘗及是而其造如是乃  
知我輩以明經明經故不超公孝以山水風騷之趣明  
經故不俗也今其業行天下天下受而讀之其習公孝  
者以其人而逆其文則公孝之虛勝超遠種種在筆墨  
間其未習公孝者以其文而逆其人必想見其一吟一  
咏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今帖括之詞充塞宇宙而緣

情之藻不朽之事我徒畫境而扣之否則贖材餘力時  
涉而偶操之余以是媿見公孝文而尤喜讀公孝文以  
公孝文行而知詩歌之與經義關捩相通固不相仇也  
則公孝之文固經訓之鼓吹亦風雅之羽翼哉其稱廣  
陽鑄者侍御號潘侯旣已舉公孝于鄉因寘之家塾與  
相討究今所梓行者皆其時所作也

李元甫制義序

劉逸名

文章之日薄也先民沉雄宏厚之意狀無幾見而才學  
子所矜激而相驕雄者詭以爲奇輕以見捷自謂可娛  
目諂耳媮取一切之效偏鋒捷發時足頤解而源枯根  
撥索然無餘如秋風之襲林木淒緊蕭爽大都衰謝之  
景無復長育之氣矣吾友李元甫氏深沉精敏絕出一  
世而其所爲文亦自巖然卓立常人徑隧之外以宏厚  
集氣以詳婉談理匡坐徐吟安行軌步思足以通冥達  
幽而含之以璞無令雋傷其理氣足以追電遺耀而劑

之以閒無令銳傷其和如古人所稱好以暇好以衆整  
部伍重堅壁壘嚴固卒擾之而不驚乘其隙而無所不  
備者以故驟卽之而意親深求之而心折平涵潤悅煦  
煦近人而吾之言泉思風與古人之皮骨神髓相爲舒  
吐寫送不知其所終極低回咀味而不能自己也然以  
視竒詭輕捷之家將爲迂濶不情忤時而背趨者非其  
所不肯道卽其所不敢出矣然元甫甫冠而對公車未  
壯而成上第而矜捷鬪竒自詫利器乃或屢挫連蹇髮  
與衣白則文自有真而遇故有時馬服所謂以十萬二

十萬取勝而安平君卒屈服破碎折自慚其鈎竿鐔蒙須  
之未具也蓋元甫家海上吞天浴景之波在枕席衫帶  
間深有悟于海運培風之旨故其詣如此然元甫方腹  
肥腦滿時處衆人洶洶拳拳中沈默靜恬鑄藏穎歛淵  
渟壁立矣而文從之以出斯人也斯文也余蓋以文而  
券其人以其人而券其所樹立故爲選輯之以授梓人  
豈真以其修辭命筆有當于沉雄宏厚之度已也

溫州府 函 文 館